



杨建正 摄
本报记者 曹刚文

55岁的郁跃峰，在松江区新浜镇土生土长，从事群众文化工作35年。身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篮马灯舞和新浜山歌的主要传承者，他终日与“歌舞”为伴，乐此不疲。



为了详细掌握花篮马灯舞的表演细节，郁跃峰经常深入田间地头采风。



每次排练花篮马灯舞，都会引来众多村民观赏并评头论足。



郁跃峰教授文体中心的年轻人编道具。



郁跃峰根据积累的资料将花篮马灯舞编绘成剧本。



每次花篮马灯舞表演前，郁跃峰都要一一检查表演者的服饰道具是否到位。

郁跃峰 让消失的花篮马灯舞重现

队形丰富多达40余种

聊起花篮马灯舞的由来，郁跃峰侃侃而谈。说明朝末年，李自成起义军一晚突遭围攻。将士骑上战马，挑灯夜战，在村民锣鼓助威声中奏凯。后人为了纪念，每逢元宵，用纸扎成彩马彩灯，男骑马，女提灯，敲锣打鼓，欢快起舞，再现连夜鏖战的场景。

后来又加入了花篮、黄绸扇等别致道具，穿插许仙、石秀、吕洞宾、李三娘等民间戏曲和故事中的角色。“队形丰富，有40多种。”郁跃峰介绍，既有“天牌”“长三”“板凳”等牌九术语，又有“碗架”“双推磨”“野猫洞”“嵌宝如意”等贴近乡村生活的俗语。

花篮马灯舞盛行于解放前，几乎村村组队。春节时先在庙场点灯齐舞，再挨家挨户串门。村民备酒煮菜，邀亲友共赏，还会向表演者送红包。那些日子里，村内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。农民们在辛勤劳作一年之后，迎来彻底释放。

坚持30多年抢救“非遗”

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，花篮马灯舞逐渐淡出，几近消失。

当年活跃的队员们，大多已不在人世。80年代初，郁跃峰刚接触群文工作，便一头扎进田间，走访多个村庄，终于找到两位年过七旬的领舞艺人。耗时数月，他反复拜访二老，讨教每个细节，从队形、音乐到服饰、道具……

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经郁跃峰抢救，逐渐恢复了从前的模样。

抢救之余，不忘传承。近几年，郁跃峰率多支马灯队，活跃在庙会、旅游节、菜花节、荷花节、老年运动会等舞台上，赋予传统民俗文化新的生命力。

山歌灯舞相伴不亦乐乎

新浜在历史上有“山歌马灯乡”之称。2009年和2011年，花篮马灯舞与新浜山歌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35年来，郁跃峰一直与山歌灯舞为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为了整理长篇叙事山歌《庄大姐》，他曾花一年多时间，请教多位老艺人，登门学唱，仔细梳理故事文本、曲调、唱词，形成了珍贵的原始素材。

“新浜山歌以长篇闻名，一首《庄大姐》的歌词就印了26页，表演

时每天唱一段，要一个月才能唱完。”郁跃峰介绍，老人唱山歌都用方言，收集时必须抠字眼，遇到歌词、唱腔不同的，还要逐一对比、筛选。后来，《庄大姐》入选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，成为新浜山歌的代表作。他还四处奔走，寻找有兴趣的村民，组织山歌班，定期排练、表演。

贤内助农活家务一肩挑

郁跃峰的妻子宋木绣和他同龄，是朴实耐劳的农家妇女。对于丈夫奋斗了35年的群众文化事业，宋木绣不太了解，但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地做着丈夫最坚强的后盾。20多年前花篮马灯舞恢复之初，制作服装缺少绸布，她二话没说，就把陪嫁的绸缎都贡献了出来。

在田里忙农活；回家包揽家务、带孩子、兼做编织赚外快；出门打工，当过流水线工人、饭店勤杂工、医院清洁工……几十年来，宋木绣不停地变换角色，但始终不变的，是对丈夫的支持和对家庭的责任。

“他成天在田间跑，白天总是看不到人，晚上又经常通宵研究资料，家里只能靠我，早就习惯了。”说话时，宋木绣露出憨厚腼腆的笑容。



参加花篮马灯舞表演的女儿用手机拍下一家人的幸福合影。